

青銅瑰寶 吉金華章

渭水是黃河的主要支流，也是哺育中華民族、孕育燦爛民族文化的重要水系。地處渭水中和黃土高原中心腹地的寶雞，是周、秦兩代早期都邑和王室祖廟所在地。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給這片神奇的土地遺留下大量的古代文化遺產，尤以兩周青銅器稱最，是聞名海內外的「青銅器之鄉」。本文擬以寶雞強國墓地和鄜縣楊家村窖藏等地出土的青銅器為例，從藝術和歷史等方面，探討赫赫宗周的青銅瑰寶。



陳亮

典美犛厲 莊重雄渾

青銅器是青銅時代藝術和科學發展的標誌。商周青銅器，主要是作為宗廟祭祀活動中的祭器而存在的，青銅器整體造型和裝飾紋樣，都富有鮮

明的時代特徵。商代貴族統治集團以狂暴的宗教祭祀、巫術占卜來替天行道，預測凶吉，神權天威至高無上，這就決定了青銅器造型和紋飾要蘊含濃厚的宗教意性。西周早期繼承商代

晚期的特點，青銅器造型生動，紋飾以靜態的獸面紋和幻想的動物紋樣為大宗，形象怪異神秘，神態肅穆威嚴，具有一種犛厲之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一年，在寶雞茹家莊、竹園



圖一 西周 伯格卣 高33.6公分，口徑10.3公分×12.6公分 竹園溝7號墓出土

角，尖齒外露，正中有突起的扉棱作鼻樑。下腹部飾一周共十三組由兩條對稱豎立夔龍組成的蕉葉紋。雲雷紋襯地，柱足上部飾大獸面紋，下部略呈蹄形。鼎腹部的紋飾，以獸面紋為主，雲雷紋作為地紋來進行烘托，而在其下部是一排夔龍組成的蕉葉紋，與獸面紋相比，具有陰柔之美。一陽一陰，剛柔並濟，一種奇特怪異的具有威儀性的宗教氛圍就被更強地突顯出來。類似的鼎在竹園溝七號墓、長安灃西張家坡六十七號墓、扶風劉家豐姬墓、遼寧喀左北洞村窖藏都有發現。（註一）

溝、紙坊頭發掘的西周強國墓地，就出土了大量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紙坊頭一號墓出土的〈獸面紋平蓋鼎〉，通高四十二公分，口徑三十二公分。鼎有蓋，蓋平扣在鼎口上。鼎口略呈桃圓形，平折沿，方唇，方立耳，腹壁近直，腹較淺，腹

底平闊。三足承腹處外鼓，傾垂。三柱足較高，鼎蓋正中有方形立耳狀提鈕，周邊有三條立體夔龍鼎立。夔龍頭向下探，卷尾向上。翻蓋後，立體夔龍可作三足，平立鼎上。蓋面周邊飾六組獸面紋。鼎腹頸部也飾六組獸面紋，雲雷紋襯地。獸面突目，卷

竹園溝七號墓（伯格墓）出土的兩件〈伯格卣〉（圖一），器形、紋飾、銘文均相同，惟大小有別。伯格卣的形體橢圓，直口鼓腹，圈足下沿有加厚的邊條。前後左右中線用高聳的透雕扉棱裝飾。提樑的兩端鑄有形象生動的圓雕羊頭。羊角大而捲曲，圓目小耳，栩栩如生。提樑上部亦有對稱的圓雕牛頭，牛角翹起呈月牙狀，吻部突出，雙耳外展，十分傳神。蓋鈕鑄成花苞狀，花瓣雕以犧

「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韋昭注：「鶯鶯，鳳之別名也」。西周青銅器上鳳鳥紋的大量存在，也許是對其最好的詮釋。另外，〈迷盃〉將天上飛的鳳鳥、地上跑的猛虎和水裡游的蛟龍，三者和諧地統一在一件器物之上，呈現出龍騰虎躍、龍鳳呈祥的吉祥畫面，使器物本身在莊嚴肅穆之中增添了許多生動活潑的成份，表現

出作器者的獨具匠心。
鄆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兩件〈單五父壺〉（圖四），形制、紋飾和銘文全同。壺作橢圓形，方平蓋上有圈足狀捉手，長頸兩側對稱設計獸首環耳套環，垂腹，圈足。蓋與器身子母口扣合嚴密。通體裝飾紋飾以淺浮雕、高浮雕和圓雕手法表示，紋飾表面以三條陰線裝飾，無地紋。蓋

頂面飾雙首共身龍紋兩組，龍身盤曲交錯，身體一端為正視角度取象的龍首，另外一端為側視角度取象的龍首；器蓋沿壁、捉手壁、壺頸部各飾環帶紋一周，腹部一周對稱裝飾著以四個高浮雕龍首為主展開的四組身體盤曲交錯的雙身共首龍紋，龍頭同樣採用兩種角度取象：正視和側視。圈足一周飾四組兩兩相對的顧首龍紋。頸部兩側獸首環耳由上至下分別以三條龍裝飾，上部為圓雕直立狀龍，中部為高浮雕正視角度龍首，下部為圓雕龍首。紋飾的佈局和造型在神秘中透露著活潑，厚重中顯示出奇巧，有明顯向春秋戰國時期過渡的特徵。反映了西周晚期青銅器藝術審美觀念的重要變化。蓋上銘文四行十七字：「單五父作朕皇考尊壺，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壺口內銘文四行十九字：「單五父作朕皇考尊壺，其萬年子孫孫永寶用」，字鑄在由凸起細線組成的網格內。
西周晚期青銅器紋飾一反主軸中線、兩兩對稱的鋪排，而喜用連續環接的紋飾。〈單五父壺〉上的這些龍



圖四 西周 單五父壺 高59.6公分，口徑20×15公分，重25公斤 鄆縣楊家村窖藏出土



圖三 西周宣王 迷盃 高48公分，流至鑾長52公分 鄆縣楊家村青銅器窖藏



圖二 西周 伯格尊 竹園溝7號墓出土

首。〈伯格尊〉的主題花紋獸面紋，分別裝飾在器蓋和器腹。獸面各作兩組，巨睛闊口，獠牙利爪，兩個巨大的獸角內卷翹起，突出器表，立體感很強。蓋沿、頸部、圈足和腹部獸面紋的兩側，則配飾形態各異的夔龍。蓋沿和頸部的夔龍回首卷尾；圈足的夔龍則呈探身狀。通體以雲雷紋襯地。器內底及蓋內各鑄銘文二行六字：「白（伯）各乍（作）寶尊彝。」
同墓出土的觚形〈伯各尊〉（圖二），通體縱貫四道高扉稜，扉稜上部橫向突出器口。通體裝飾紋飾，由網底、淺浮雕、高浮雕組成，所有浮雕表面以細陰線勾勒紋飾細部特徵，每組紋飾以扉稜為軸對稱展開。主題紋飾也是在腹部飾兩組高浮雕獸面紋，獸角卷曲，翹出器外，圓目高凸，巨口大張，獠牙外露，似乎都在表達一種原始的力量。它們在殘酷和兇狠中使人感到畏怖、恐懼，人們在此嚴肅與神秘的氣氛中只能產生震懾感，從而有了宗教層面的順從之意。
西周中期以後，周人改變了商代

神秘怪異的青銅裝飾特徵，代之以比較粗獷自由和疏朗的變形圖案。藝術的個性美減少了，而共性美增加了；器物的神秘感消失了，而親近感獲得了。這種變化反映了商代以神為本到周代以後以人為本的思想變化軌跡。
二〇〇三年鄆縣楊家村青銅器窖藏（註二）出土的西周宣王時期的〈迷盃〉（圖三），器身呈扁圓形，長方形口上有鳳鳥形蓋。鳳鳥引首高昂，緣微捲曲，振翼欲飛。器身與蓋用虎形鏈及雙環相連，虎作向上爬行狀，頭左偏而尾上卷。直管狀流，流端作龍首狀。鑿呈龍首向下噴水狀，下有四獸足。腹部兩側紋飾相同，分別由三圈組成，由外向內依次為變體夔龍紋，重環紋和蟠龍紋。盃正面飾重環紋，蓋上鳳鳥頸部飾羽狀紋，流上飾扭曲狀的環帶紋。器蓋內有銘紋三行二十字：「迷作朕皇高祖單公聖考尊盃，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說文》：「鳳，神鳥也……出生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于四海之內，見則天下安寧」。對於周人，鳳鳥更具特殊意義。《國語·周語》：

吉金華章 尚書續集

西周是一個彬彬有禮的朝代，她從巫風彌漫的商代鬼神世界步入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文天地，影響中華文明幾千年。然而迄今有關西周的歷史文字記載甚少，唯一能證實那段歷史的就是甲骨文和金文了。青銅器銘文是



圖七 西周 單氏家族 四十三年迷鼎 鄆縣楊家村窖藏出土

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禮儀、法制和民族關係的重要文獻。寶雞出土西周青銅器的最大特點就是多數器物都有銘文。

一九六三年出土於寶雞縣賈村鎮的〈何尊〉，高三十八·八公分，口徑二十八·八公分。尊體橢方，口

紋相互纏繞，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種總體上的動態平衡，使器物都具有了一種流動、飛揚的韻致，洋溢著一種運動的生命力和舒揚升騰的美感。

在寶雞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既有大量造型精美的青銅禮器，也有許多以人物形象為母題的青銅藝術精品。一九七四年寶雞市茹家莊一、二號墓出土的男、女〈銅舞者〉（圖五、六），男舞者呈立姿，光頭、圓臉，顴骨突出，額頭較窄，眉細而彎，雙目圓睜。鼻大而寬，兩耳高過眼部。雙臂彎曲，兩臂屈肘置右肩前方，兩手作持物狀。身著窄袖長袍，平領露肩，有一截下垂的交襟、束腰。袍服下緣平齊，遮及足踝，前腹懸長條形蔽膝。女舞者亦呈立姿，面部形象與男舞者相似，雙耳顯得更



圖六 西周 女銅舞者 高11.6公分 寶雞市茹家莊2號墓出土



圖五 西周 男銅舞者 高17.9公分 寶雞市茹家莊1號墓出土

舞人出土時放在棺槨之間頭向處，與青銅禮器在一起，說明舞人決非普通裝飾品，或與祭祀有關。民族學的研究表明，古代祭天地、祈豐年、求子孫之類儀式中都有巫覡之舞，從青海大通縣馬家窯文化彩陶盆上就已看到這種祭祀舞蹈的濫觴。商周時巫舞仍是重要祭祀儀式，《周禮·春官·司巫》記「若大旱，則帥巫而舞」，在葬禮中則有方相氏之舞。舞還是周代士人必須學習的技藝，少學文舞，謂之舞勺，長而習武舞，謂之舞象。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發現的古蜀人的青銅鑄像與茹家莊〈銅舞者〉很相像，尤其是持物的環形雙手如出一轍，二者之間或許存在著某種聯繫。只是三星堆銅人體量大，神情肅穆，而茹家莊銅人體量小，表情自然。另外三星堆銅人身穿左衽長袍，是古巴蜀人「披髮左衽」形象的寫照，而茹家莊銅人的衣服為右衽對襟式，明顯受中原文化之影響。這兩件〈銅舞者〉為我們瞭解西周舞人形象和服飾提供了重要資料。

圓而外侈，四面中線起透雕脊棱，口沿下均以梭脊間隔，頸飾獸形蕉葉紋，中部和圈足飾獸面紋，全器紋飾以細雷紋為地。紋飾採用高浮雕手法，使獸面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翹出器面，造型凝重雄奇，紋飾嚴謹，富有變化。尊內底部發現了一篇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的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營建洛邑，建築陪都的重要歷史事件，極具史料價值。另外，銘文中「宅茲中國」更是「中國」作為片語最早的文字記載。在華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於受天文地理知識的限制，總是把自己的居域視為「天下之中」，即「中國」，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是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尚書·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記載。

二〇〇三年，鄆縣楊家村窖藏出土西周單氏家族青銅器二十七件。十件四十二年〈迷鼎〉（圖七），形制、紋飾和銘文基本相同，大小相次，自成一列，將西周中晚期青銅器式樣趨於條理化、秩序化、規範化



圖八 西周早期人頭釜內鉞 長14.3公分，刃寬7.8公分 寶雞市竹園溝13號墓出土

鉞光劍影 禮祭殺伐

的是利用這些官奴隸開發山林川澤。迷器的紀年屬於周宣王，雖然厲王因專利引起國人叛亂，終被流放於彘，但是王室得私專四方天下山澤之利的制度，卻由此確立。〈迷鼎〉是這種制度確立階段的見證。

早在四五千年前，古埃及就有了第一張石刻王表，記錄了埃及最早幾十個法老的在位時間，但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慶幸的是，河南安陽殷墟卜辭的發現，

銘文看，迷當時是作為長父侯的副手，協助指揮作戰的。

藏出土的兩件四十二年迷鼎，形制和銘文相同。鼎腹內壁鑄二十五行二百八十二字。按照書寫格式和內容屬於冊命賞賜，但其中所記述迷繼承先輩與獵狃戰鬥的精神，與戎狄殊死搏鬥，最後終於取得輝煌戰果，史料價值極高。專家們通過對銘文中的「井」、「曆敏」、「弓谷」等古地名地的考證，認為這次戰事發生的地點應在隴東，關中平原以北的地區。從銘文看，迷當時是作為長父侯的副手，協助指揮作戰的。

和紋飾趨於簡樸、工整的特點充分顯示出來。鼎腹內壁鑄銘文三十一行三百一十六字。銘文上篇中用了四個「毋敢」，強調周王告誡迷的內容。

一是告誡迷施政辦事要謹慎，不能縱樂和貪圖安逸；二是告誡迷要依法行政，明辨是非；三是告誡迷施政要公道，刑罰要公正；四是告誡迷施政時不能假公濟私，中飽私囊。該窖

印證《史記·殷本紀》的商王世系，而陝西扶風〈牆盤〉後，鄆縣〈迷盤〉的發現，又再次印證了《史記·周本紀》中關於西周王世的記載。

鄆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迷盤〉，敞口、方唇，寬平沿外折，淺腹，腹壁外弧斜，底近平，腹外附雙耳，兩耳間有一對稱的圓雕龍首銜環，環為扁平的圓環。高圈足下附四個獸足。腹部和圈足各飾重環紋一周，兩耳和銜環上各飾重環紋一周。盤內底有銘紋二十一行三百七十二字，銘文記載了單氏家族八代人輔佐西周十二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戰、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迷在「一稱頌列祖列宗的同時，也基本歷數了西周宣王之前的諸王世，並道出了西周史的大致輪廓。銘文所載的西周各王世的重要史事，與文獻的記述也基本吻合，如文王、武王的克殷，成王、康王鞏固和開拓疆土，昭王征楚，穆王四面征戰等等。迷盤銘未提到周公，可見文獻中所謂武王死後，周公攝政稱王，七年致政成王之說並不可信。此外，從高祖零伯開始，迷的祖考便沒有了實在的功績可陳，這似乎

《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代表當時生產力最高水準、引領社會進步的青銅製作，也集中體現了上述理念。

鉞是中國古代一種兩角上翹、具有弧形闊刃的劈砍兵器。先秦時期也作為統帥權威的象徵物，並用於刑殺。中國人很早就對「王」

有了敬畏和崇高的認識，在殷商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現了「王」字，而且使用的頻率很高。在有關王字起源的諸說中，吳其昌先生曾提出「王字之本義，斧也」，其字亦斧之象形。林

澐在《說王》一文中，進一步申述了此說，指出斧鉞在古代本是一種兵器，也是主要用於治軍的刑具，曾長期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徵物，王的前身是軍事首長。一九七六年寶雞市竹園溝十三號墓出土的西周早期〈人頭釜內鉞〉，〈人頭釜內鉞〉作長方形體，舌形刃較寬，釜內兩端出齒作兩肩。鉞刃後部飾對稱獸頭，本部飾蛇紋。蛇昂首、屈體。鉞體兩側有對稱立虎。虎回首與鉞兩肩相連，卷尾與舌刃兩端相接。虎身矯健，充滿活

暗示著共王、懿王之後，西周王朝的國勢開始收斂、衰弱。

鄆縣出土的二十七件西周青銅器，主人為單氏家族的第八代單逯。單氏家族早在周文王、武王時，就輔佐周王室攻城掠地，南征北戰，為滅商建周立下了赫赫戰功，是地位僅次於周公、召公的顯赫貴族。據同出土的〈迷盤〉和一九八五年楊家村出土的〈迷鐘〉銘文所示，逯先是被王委任以「胥榮兌，攝司四方吳（虞）林，用宮禦」，之後在四十二年、四十三年 鼎銘中，逯遂稱為「虞逯」。「虞」是其職官名，在《周禮》天官太宰九職有「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所見虞官屬於地官司徒，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可分為山虞跟澤虞兩種（林衡和川衡分別是山虞和澤虞的屬官），銘文所見逯的執掌為「四方虞林」，就是掌管天下所有的山澤。在四十三年逯又增加職務「官司曆人」，有學者認為，「曆人」可能是平民因為訴訟刑獄之事被官府囚禁而轉化來的官奴或刑徒。「司曆人」是掌管官奴隸的，此職務跟司四方虞林集於逯一身，其目

力。內部兩側飾蛇首，蛇身屈於釜口之上。釜上齒端接有人頭。人頭中空，內有秘和鉞身相連。人首為短方臉，面部微下凹，下顎突出，隆眉，雙目豎起，短鼻，圓鼻頭，大口微微張開，額前有瀏海，腦後有髮辮，頸部有方孔可插秘。出土時鉞釜內還殘存一段木秘。

此鉞人物面部形象有典型的西南人種的特點，辮髮也是西南、西北地方石氏姜人的特有習俗。這在《史記·西南夷列傳》、《魏略·西戎傳》等書有明確記載。另外鉞上所飾的虎紋也是一種地域文化的標誌，以虎紋裝飾兵器流行於隴東、寶雞西部、漢水流域、巴蜀直至雲南一線，這種作風的源頭還有待探討。商代的人虎母題多出現在青銅禮器上，然而，到了西周時期，則多出現在兵器和車馬器上。〈人頭釜內鉞〉的主人為一代漁伯。

青銅短劍是一種隨身佩戴的防身刺敵的短兵器。《說文》曰：「劍，人所帶兵也。從刀佺聲。」《釋名·釋兵》曰：「劍，檢也。」青銅短劍由劍

赫赫宗周

西周文化特展

The Cultural Grandeur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2012.10.8~2013.1.7
103、105、107 陳列室



身和劍柄兩部分組成，一般的劍都帶鞘。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墓地共出土青銅短劍十二柄，是已發掘的商周墓地中出土青銅短劍數量最多的。二十五座墓葬中，有十二座墓出土青銅短劍，其中，茹家莊一號墓（強伯墓）出兩柄，其餘各墓各出一柄。這些青銅短劍都出自棺內墓主右腹側，應是墓主生前防身的短刃兵器。這些青銅短劍大都有劍鞘，劍鞘內側有皮革或木質襯裏，外面包裹有薄銅片。外露的一面劍鞘上還裝飾有透雕的動物紋飾。十三柄青銅短劍形制相似，僅有大小、長短之分。劍身和莖連鑄，劍身扁長，無格，作柳葉形，劍刃平直，有中脊隆起，劍身接莖處收分、莖上一穿或二穿。劍莖由兩片木板夾合護裏，上面纏繞細絲線繩。

關於這種柳葉形青銅短劍的起始時間，尚無確切的發掘資料可證，但從甘肅靈台白草坡（註三）和寶雞竹園溝、茹家莊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青銅短劍來看，其製作工藝和裝飾手法已相當成熟，類似的柳葉形劍在西安灃西張家坡（註四）、岐山賀家（註五）和四川（註六）等地也有出土，足見西周早期青銅短劍已相當流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四川廣漢和成都十二橋遺址（註七）發現的柳葉形短劍，身短體薄，無穿或一穿，形制更為原始。根據同出器物判斷，屬商代晚期，結合巴蜀地勢地貌特徵，當時可能更宜於短兵作戰。因此，四川盆地是尋找青銅短劍始源地的重要途徑。而寶雞作為古代連接西南、西北的要道，是多種文化的交匯融合之地，出土帶有巴蜀文化特色的器物應在情理之中。

寶雞作為周秦文明的發源地，其悠久的歷史都在一件件青銅器中凝聚成一種精神，一種文化，雖歷經三千多年的歲月沖刷，卻依舊氣韻非凡、光彩奪目。它們所呈現出的天人合一、生機盎然、融會貫通、剛毅自強，散發出多元文化交織所形成的獨特魅力，迸發出精神與力量碰撞下的激情。

作者為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院長

註釋

1. 盧連成、胡智生，《強國墓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一九八七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圖版四七，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遼寧省博物館，《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鄜縣文化館，《吉金華章——寶雞鄜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月。
3.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一。
5. 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
6. 董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7. 林向，《三星堆考古發掘瑣記》，《文物天地》一九八七年第五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七年第十期。